

寶瓶

賀淑芳

湖面 如鏡

我要在一個遠遠的地方像孩子那樣重新出世。
自己生下我自己。



賀淑芳

湖面

如鏡

湖面如鏡／賀淑芳著．--初版．--臺北市：寶瓶文化，2014. 07
面；公分．--(Island；226)
ISBN 978-986-5896-77-5 (平裝)

868. 757

103010896

寶瓶
AQUARIUS



island 226

湖面如鏡

作者／賀淑芳

發行人／張寶琴

社長兼總編輯／朱亞君

主編／張純玲・簡伊玲

編輯／賴逸娟・丁慧璋

美術主編／林慧雯

校對／賴逸娟・呂佳真・陳佩伶・賀淑芳

企劃副理／蘇靜玲

業務經理／李婉婷

財務主任／歐素琪 業務專員／林裕翔

出版者／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110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80號8樓

電話／(02) 27494988 傳真／(02) 27495072

郵政劃撥／19446403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89902588

地址／新北市五股工業區五工五路2號 傳真／(02) 22997900

E-mail／aquarius@udngroup.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著作完成日期／二〇一四年

初版一刷 日期／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ISBN／978-986-5896-77-5

定價／二九〇元

Copyright © 2014 by Ho Sok Fong

Published by Aquariu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作品年表】

夏天的旋風

天空劇場

箱子

牆

湖面如鏡

Aminah

風吹過了黃梨葉與雞蛋花

十月

小鎮三月

——第三十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大獎作品

——原刊《星洲日報》，二〇〇九年三月

——原刊《蕉風》雜誌，二〇〇五年三月

——原刊《南洋商報》，二〇〇二年八月

——原刊《短篇小說》第二期，二〇一二年八月

——完稿於二〇一二年五月

——原刊《香港文學》，二〇一三年三月

——原刊《短篇小說》第十一期，二〇一四年二月

——初稿於二〇一四年一月，多次修改，完稿於二〇一四年六月底

賀淑芳

湖面 如鏡

我要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像孩子那樣重新出世。
自己生下我自己。

她的文字濃烈深沉，每篇都是殘暴的詩；

而她筆下，命運是巨大的羅網，人們前仆後繼。

這裡有最強悍柔軟的女性，幽微難辨的慾望，有扭曲失速的吶喊，亦有苦吟。

是遠嫁台灣的外籍新娘，孤注一擲地緊擁住丈夫和前妻所生的孩子；也是驟失愛貓的妻，漸日形銷骨立，穿過牆與牆的縫隙而去；是被校方打壓言論自由的大學女講師；是為了心愛的牧師，募款建造教堂的妓女；也是被迫信教，精神崩潰之後，終日裸著身子夢遊的女精神病患。女人，女人，在小說裡，她們喧囂也沉默，互相指認出自己的身世。

九篇短篇，深深淺淺地疊出當代女人的身影。女人總在出走，又禁不住回眸，在凝視與凝視間轉換形貌，在索求中，嘗到活著的愛與苦。賀淑芳鍛造文字一如煉金，看似句點，卻隱藏著叩問，總在世俗的庸常中，一遍又一遍逼視出個人存在的困境，而她對社會議題的犀利思考與高度的自我指涉，也讓《湖面如鏡》除了文學與美學上的獨特韻味之外，還具備了批判性，是近年來獨樹一格的女作家代表人物。

ISBN 978-986-5896-77-5



9 789865 8967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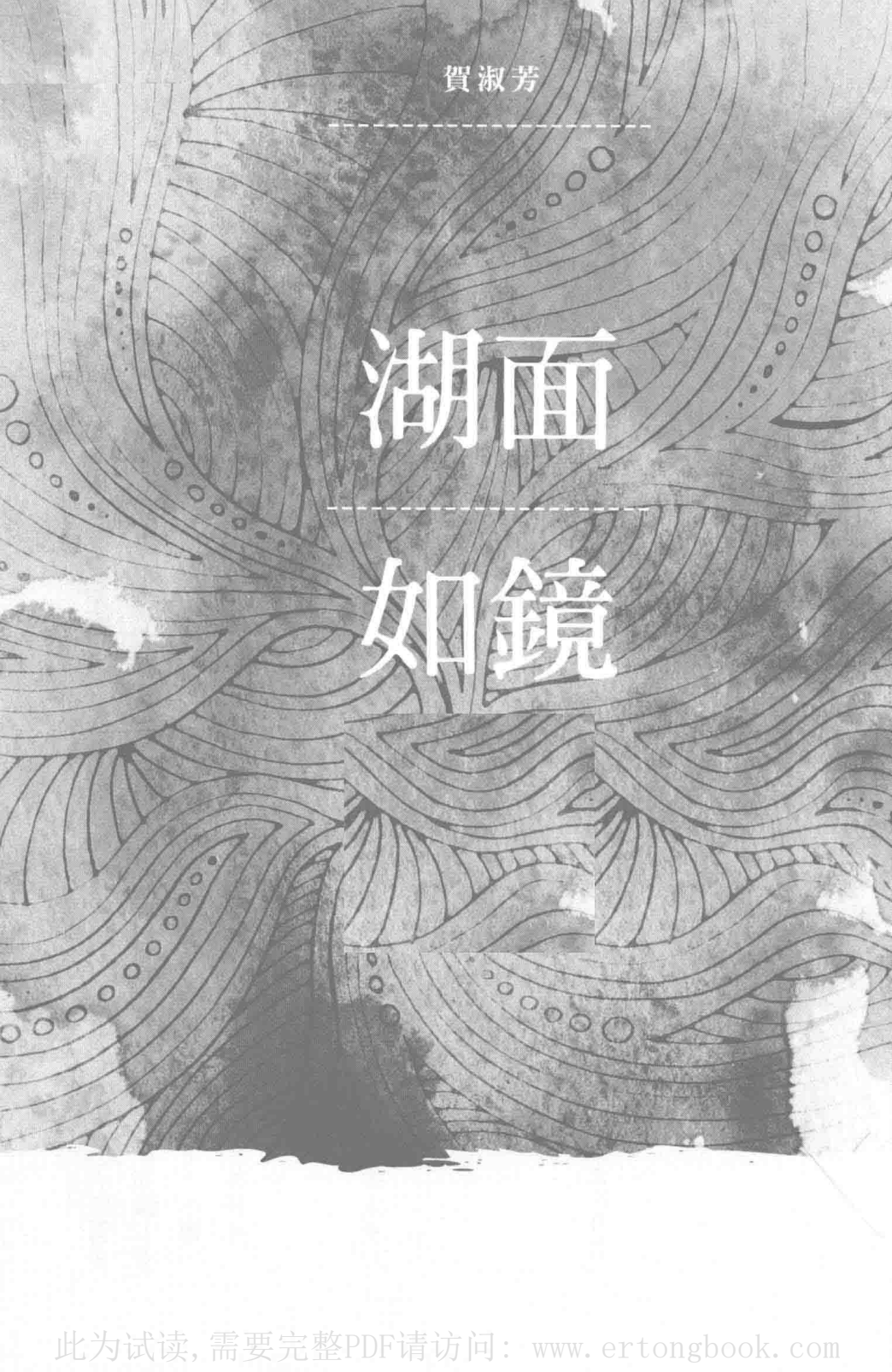
Island 226 定價290元

f 寶瓶文化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島嶼，

藉文字呼息而靜謐，

sland，我們心靈的岸®



賀淑芳

湖面

如鏡

【推薦序】

幽禁無所

林春美（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賀淑芳的小說有一種孤獨的氛圍，濃烈而龐大，像久蓄陰雨而不預告何時發作的肥大烏雲，低低的壓在其虛構世界的天空。

「不管妳去哪裡，妳聽著，妳的未來，就是要結婚，生個孩子。不讓自己老的時候，孤伶伶一個人。」這是〈夏天的旋風〉裡，母親給女兒的「金科玉律」。和許多人一樣，她以為伴侶、子女可以消除個人生活中的孤獨。這是美麗的想望，卻可能也是虛妄的。女兒結婚了，卻終究擠不進那歡樂的倫常關係，彷如家裡的局外人。即使在人擠人的遊樂

場依然是孤伶伶的一個人。另一個母親（也許竟也是同一個？）在另一篇小說〈箱子〉裡，一天夜半醒轉，悲從中來，「不斷在心裡重複地說，我不要一個人，命再長也無甚樂趣。」她的哀哭沒有回音，卻足夠令人觸動。其他小說人物，比如隔壁家的安娣、大學的女講師、剪頭髮的印尼女人與圍坐她店裡一群不剪頭髮的客人、「信仰之家」的女孩們，無論已婚未婚、年輕年老，幾乎無一人能倖免於孤獨的籠罩。

孤獨，源於幽禁。〈牆〉中由牆砌出的由後院到廚房的有限空間，或許是這些小說中最具象的一個幽禁所在。隔壁的安娣就活動於其中，從養貓到養魚，外界——包括丈夫——與她完全隔離。牆如果是一個禁閉的象徵，那麼，牆的拆除卻未必是自由的隱喻（何況安娣家原本還有前門可以任她進出）。安娣在她家後院那面牆拆掉之後，也隨之神祕失蹤。年幼的敘述者相信，她是被豬籠草吞掉了。

幽禁之所，不在有牆無牆。它處處皆是。身在其中的人，有些可以選擇走出去，有些不可能出逃，有些沒想過出逃。

〈湖面如鏡〉中被指「態度不當對待可蘭經」的女講師，屬於第一類。她涉入言論

的禁區，引來排山倒海的責備與抨擊，於是不獲院方續聘。而她並不以為懼。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勇氣可嘉，另一方面恐怕亦與另有退路不無關係：她還可以「申請出國，就找個什麼計畫出去」。通過離開職場，她或許可以走出思想與言論自由被「非常非常地敏感」（院長使人發噤而又毛骨悚然的用語）的圈限的學術界。然而這並非人人輕易可做的抉擇。那個被指「在班上頌揚同性戀」的女講師，最後不是還孤獨地被困於湖面如鏡的漆黑混沌中嗎？

阿米娜故事系列中的主角阿米娜，以及「信仰之家」的其他女孩們，被置放於不是她們所選擇的宗教身分裡。國家體制以崇高的理由，確保她們安守於其身分之中。種種訴求宣告無效之後，阿米娜開始夢遊了。她褪下衣物，赤裸遊走，將應該遮蔽的，盡皆展露給夜色。夢遊，是她出逃的方式。然而，當早禱聲悠揚的響起，阿米娜還是回來了。她不得不回來，回到「信仰之家」，回到她的頭巾與長袍之中。在醒著的世界裡，她是跑不掉的。

賀淑芳小說中更多的，可能還是一群沒想過出逃的人。她們在〈箱子〉、〈天空劇場〉、〈牆〉、〈小鎮三月〉等篇中比比皆是。她們重複過著一樣的日子，百無聊賴，而

渾然不知。她們生活中值得講述的，「總是別人的故事」。而對於自己的痛苦，則缺乏感知。比如〈小鎮三月〉述及的四姐，對右腳僵化「好像渾不在意、連痛苦都從腦子裡割切了那般歡悅地笑著」。她們被禁閉於對生活的無所感知裡。這種生活，賀淑芳在一篇散文中精確的稱之為「無意識的生活」。

幽禁，無須有形，無須有所。因而孤獨，甚至無力。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自序】

關於繁花萬鏡，以及卑微零碎的

這本集子裡，有些稿件積存超過十年。寫〈牆〉時我尚在八打靈的《南洋商報》當記者。下班後在租來的房裡打稿。那是一棟座落在三岔路口的房子，從陽臺到廚房布滿灰塵，到處灰溜溜的。住宅區的聲海傾洩灌入，寂靜無垠龐大。

最初寫小說時根本沒抱希望。事實上，能不能繼續寫作、出書，皆有賴於各種現實條件支撐。在以為逃離它時，它仍像皮膚那樣緊貼著。